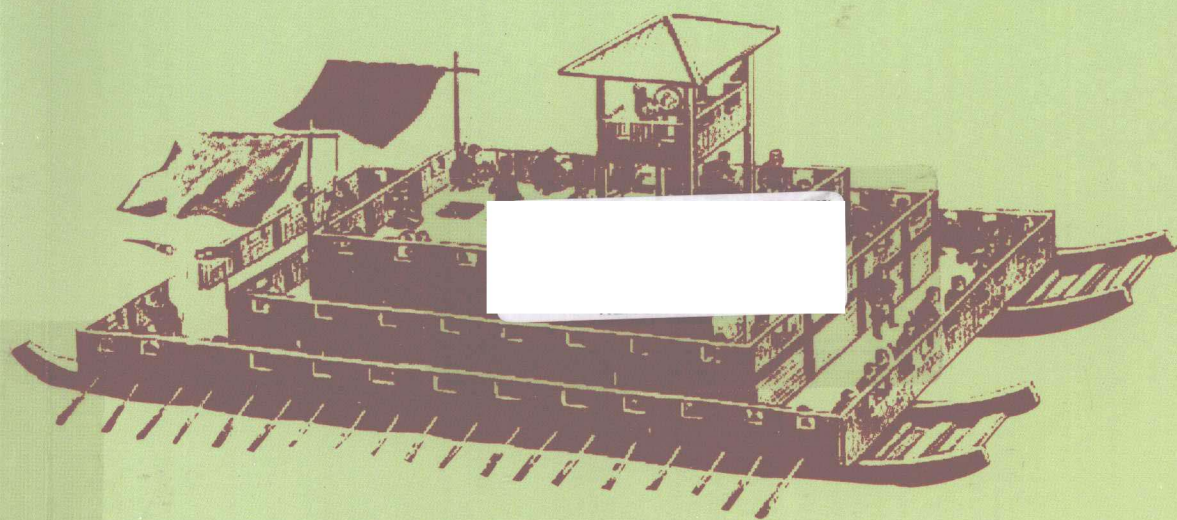


夫差王朝

高仲泰 著



中西書局

高仲泰◎著



FUCHAI WANGCHAO

夫差王朝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夫差王朝/高仲泰著. —上海:中西书局,2013. 2

ISBN 978-7-5475-0453-6

I. ①夫…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0183 号

夫差王朝

高仲泰 著

责任编辑 周春梅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9.5

字 数 700000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453-6/1·086

定 价 5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2
第三章	55
第四章	79
第五章	104
第六章	130
第七章	157
第八章	183
第九章	209
第十章	235
第十一章	262
第十二章	288
第十三章	315
第十四章	343
第十五章	372
第十六章	400
第十七章	427
第十八章	456
第十九章	484
第二十章	514
第二十一章	541

第二十二章 582

从新的切入点创作的一本历史小说 620



第一章

阖闾的灵车回到吴大都的时候，是夏天一个晴朗的早晨。

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从平静的太湖吹来的风是湿润而温暖的，有极重的水腥气，那是湖中茂密的水草在连日烈阳下烤炙后散发出的气息。然而，在今天这个令人汗流浹背的一天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却感到背脊冷飕飕地发着寒战，整个吴都笼罩在阴郁得令人窒息而又无处躲藏的巨大阴霾中。

伍子胥已派快骑将大王的噩耗传递给守国的钮宣义，钮宣义克制着巨大的悲痛，对朝中大臣和都城的百姓宣布了这一消息，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无不痛心疾首地号啕起来。阖闾战死疆场，是那么突然，那么意外。吴国国人都以为他们的国君雄姿天授，老而弥坚，还会活很多年，还会在王位上坐很多年。可他们哪里会想到，祸从天降，大王也会像凡夫俗子那样死去。这一切来得突兀而又无可挽回，哀痛之余，习惯了大王统治的人们都深深担忧，没有了大王，吴国怎么办？

钮宣义按伍子胥所带来的口令，派人赴吴楚边境，命令镇守国境的军队处于临战状态，防备楚国乘吴国大丧突袭。夫椒山^①的兵船加强了对太湖的巡航，各军事营垒的守军严阵以待，吴大都实行戒严，外国商旅无关符不得入内，边境各关卡一律关闭。另外，按伍子胥所口传的要求，内务大夫被离将王宫大政殿腾空，以作为停放大王棺槨的所在。被离精于此道，他很快从库房中抬出制作好多年的棺槨，并对大政殿作了布置，考虑到天气酷热，他让人从冰窖里取出藏冰，置放在青铜的冰簋中，使得大政殿凉气弥漫。

吴王阖闾没有想到携李一战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他更没有想到他的生命会终止在这个吴越边境开阔的战场。

① 夫椒山，即现在的马山，又称马迹山，隶属于无锡市滨湖区。

吴国的太子夫差和所有的大臣及吴国百姓也都没有想到。

战争爆发之前，阖闾已六十岁了，头发已花白，脸上已爬满皱纹，身子也略有佝偻，这让阖闾每每顾盼铜镜，都会在心中发出人生迟暮的感喟。但更多的是不甘，他觉得自己还血气犹存，不要说对美食和美酒还品尝得津津有味，胃口不错，对女子香艳的胴体亦有兴趣；就是上操演场，手中的剑，胯下的马，还驾驭自如；射箭也很少虚发，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没有半点蹒跚的感觉。伐楚告捷以后，伍子胥劝谏休战，以让国家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使得吴国变得更强大，更具实力发起新的征战。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建议。

这一休战就是整整八年。这八年，是吴国立国以来难得的和平的八年，没有了兵荒马乱的仓皇岁月，农夫按节令白天静心耕作，晚归卷袖煮茶，收成一年好似一年，茅屋添上新草，家中增了新丁，栏内多了猪羊。女人的心安分了，踏实了，不再是惦记在前线打仗的丈夫的焦灼眼神，男人就在身边，即便在军营中，因无战事，也不远征，虽然不免思念，却无需担忧。这个密布湖泊河道的国家，水使得它显得富有温情，河网里满是苍翠田园的倒影，栖息着耕牛与舟楫。无比壮阔的太湖，白天是帆樯如云，到了夜晚，迷蒙的点点渔火中飘出阵阵吴歌。吴都也变得越来越繁华，集市货物充足，各方来的商贩和旅人川流熙攘，沿街一间间酒肆食府扬出喧哗声，间杂歌女婉转悠扬的歌声。公卿贵戚的府邸高梧阴翳，花草可人，华灯如菊，溢出醇酒的浓香，那是另一种风情，安逸而奢华的风情。当然，吴国还有穷困潦倒、为衣食操心的穷人，但这个人群在不断减少。

八年过去了，阖闾六十岁了。他不能再安逸下去了，他要趁自己还有体力披甲上阵，决定亲自带兵征战。第一个目标当然是越国。越国是吴国的宿敌。不灭越国，吴国的后院就不会太平。在阖闾、夫差、伍子胥眼里，越国是个蕞尔小国，但很顽强，也很奸诈，它和楚国结盟，几十年里，和山水相连的吴国作对，两国曾发生过多次战争，边界上的摩擦不计其数。越国不是吴国的对手，于是，越国几次向吴国表示过臣服，但它在输诚的同时，又忘不了伺机抗争。八年前伐楚时，越国乘机偷袭过吴国，阖闾凯旋归来后，提起越国在吴国背后捅一刀的行为，恨得牙齿痒痒的，念念不忘要对越国动武。然而，吴国的休战，使得这些年里，吴越两国基本上相安无事。

阖闾十九年，阖闾亲自率领五万兵士，命太子夫差为主将，伍子胥为监军，伯嚭和公孙雄为副将，从陆路南下，闪电般地向越国发起进攻。阖闾乘在一辆战车上，打着“吴”字大纛，他那头盔下发白的眉毛及高耸的鼻梁，此刻显得格外的严峻和威武，已失去光泽的脸庞，居然泛起了红光。他的胸中又一次激荡起大



决战的慷慨豪情，这种壮烈的情绪曾在举世震惊的刺僚夺位和伐楚战役中在他胸腔里翻腾过。而他的表情是从容的、冷峻的，对于这次伐越，他胜券在握，志在必得。憋了八年的劲，要在这一仗中尽情宣泄了。伍子胥嘱公孙雄带一队禁军在阖闾的战车上卫护。夫差骑马打头，接下来是伍子胥和伯嚭，紧随着是绵延不绝的战车、骑兵和步卒所组成的队伍。战马骤雨般的铁蹄声，战车行进的辘辘声，吴军将士铿锵有力的歌声、鼙鼓声响彻吴国大地。

越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吴国进攻的情报。越王勾践马上召集范蠡、文种、灵姑浮、诸稽郢、曳庸、扶同、若成等文武大臣商量对策。越王宫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但没有一个人骇然失色，惊恐失措。这八年中，越国朝野都知道这一天会不可避免地来临。在和平的表象下，越国不遗余力整军经武，以争取在随时可能爆发的军事对抗中，占据主动，在战争开始的那一瞬间，给吴军一个致命打击。灵姑浮主动讨令，由他率敢死队抢先越过边境，对吴军先头部队来个迎头痛击，兵贵神速，更贵占先。

范蠡否定了灵姑浮的计划，提出诱敌深入，在越国境内的携李布阵，这里地势宽阔平坦，吴军不得不把队伍分散开来，这样就扰乱了他们惯用的集中兵力、车骑兵打头、步卒紧跟在后进行猛攻的阵形。越兵可预先横摆阵势，鼓乐齐鸣，以逸待劳。另外再出一支奇兵，那就是安排一支由死囚组成的敢死队在阵前用快刀齐崭崭地割喉自刎，吴军必会受惊，乘其错愕之间，越军几千弓箭手，万弩齐发，吴阵必乱。两军咫尺相对，弓箭已无用，越国上万兵士再挺刀直扑，和吴军展开白刃战。勾践思索了好一会儿，他消瘦的挺立着一个鹰钩鼻子的脸上，平时总是阴阴的，令人莫测高深。突然，他笑了，犀利的目光盯住范蠡，说了声：“好！就听范大夫的。”

一个闷热的上午，勾践和范蠡率领大军至钱塘江北岸的携李，在金灿灿的稻田地里，横排成一里多宽的阵形，背水而立，阵中飘扬着一面面旌旗，鼙鼓声震天撼地。勾践骑在一匹白马上，那双深陷的眼睛里闪着刀锋般冰冷的光芒，清癯的脸上毫无表情。范蠡骑马和勾践并列，温润滋泽的面庞上，有着他平时常有的轻裘肥马、顾盼自傲的英气。其实，他的心情十分复杂，激战前的兴奋之外，也感到沉重的压力，需要时时深舒一口气才好过些。

没有隔多少时候，先是滚雷般的轰鸣声，越来越响，接着是地平线上升起一股股黑云般的飞扬的烟尘，夹杂着惊恐地在空中乱飞乱窜的鸟群，吴军终于黑压压地像钱塘潮水那样由远到近涌了过来。

两国的队伍相隔里把路，面对面站住了。夫差见越国军队排成这么宽的阵形，



很自然地怀疑会从两翼包围过来，便令原来纵形的队伍散成横排阵势，这种变化在演练时反复练习过，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开大合，放收自如。阖闾望着越国策马而立的君臣，捋了下花白的胡子，令数名神箭手拉开了弓，一支接一支飞箭射向越军挂有“越”字的大纛和“范”字的帅旗，箭簇不偏不倚地射断了旗杆上的绳索，两面大旗立即随风飘落了下来。越军队阵中出现了骚动。夫差和伍子胥向阖闾建议乘此机会向越军发起进攻，但阖闾要主力军闭及夫差、伍子胥、伯嚭等暂驻原地不动，自己亲率几百禁军冲到前沿，公孙雄紧随其后。

阖闾心血来潮，要和勾践单挑，主将的单挑在早先是很通行的，两军交战，由主将先相互格斗，决一雌雄，几个回合，便见分晓。主将胜，就乘胜追击；主将败，便鸣金收兵。但这种方式后来就不太实行了，主要担心主将失利是小事，如果中了暗算危及生命，那就是大事了。所以，当阖闾跃马出阵，战马唏律律地长嘶了一声，伍子胥大声阻挠说：“大王，勾践此人狡诈，这太危险了，快请回阵！”

伍子胥如不这么喊，阖闾未必真的会和勾践较劲，虚晃一枪就会退回来；伍子胥一喊，反而激得他认真起来。他回头看了伍子胥一眼说：“勾践有几斤几两我清楚，我自信还是能和他比试一下！”

伍子胥不响了，他懂得阖闾的心态，这个要强的大王就是不服老，他和三十不到的越王勾践单挑，战而胜之，便能显示他的刚勇强健，继续能叱咤战场，从而声威远播。

阖闾一个劲地喊话，勾践和范蠡说了几句话，带了一队士卒旋风般地冲上来了，收马立定，冷冷地看着身板挺直、怒目而视的阖闾。他还是和范蠡当年去吴国谢罪和吊唁吴王后时见过他，这么多年过去了，打败楚国，称雄诸侯国的这位吴国国君明显苍老了，可看上去精力还很充沛。

“吴王阖闾，你精神矍铄，声气很壮，居然还能冲锋陷阵，真是越活越年轻啊，勾践佩服！”勾践阴笑着说。

“是吗？看来你还不糊涂。”阖闾哈哈大笑，“今日本王和你单挑，我的年岁比你大一倍多，可年龄并没有让我不中用，估摸对付你还可以。不信，你勾践小儿上来较量一下，本王谅你没有这个胆量！”

“阖闾，你真的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年岁不饶人，我劝你不要打肿脸充胖子，硬充好汉。还是回去吧，让你儿子出来与我比试比试！”

“别口出狂言！是我硬充好汉，还是你没有胆量和本王较量？”

“和比我大一倍多的老人一比高低，我于心不忍，你输了，世人会责我不义，何以要欺侮老人？阖闾，你不惜自己的命，我惜，请回吧，不要上来送死了！”

两人互相辱骂着，阖闾跃跃欲试，但勾践没有迎战的意思，伍子胥和夫差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向公孙雄做手势，要他劝大王回阵。正在这时，范蠡取出一面令旗挥动着。旗罢，很突然地，自越军阵中，步出三百多名由死囚所组成的队列，他们上身赤裸，光脚，脸上用颜料画成兽面獠牙，上身文身，嘴唇上涂着鲜血，以一种令人恐怖的神情疾步行走，嗷嗷地叫喊着。在他们的背后，无数将士头戴兜鍪，长戟如林，旗帜蔽天，刀矛剑戈在夏日炽热的阳光下发出光亮。

“为土地而战！”

“为社稷而战！”

“为宗庙而战！”

这群仿佛来自地狱的魔鬼般的人群，疯狂地惊雷般地吼叫着，声音从胸腔中爆出，在这块即将收获的土地上空会合着，像怒涛一样汹涌地翻滚。突然，更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现了，这些人边吼边齐刷刷地从腰间拔出一把锋利的短剑，在距离吴军十丈远的地方站住了，然后横刀对准自己的脖子，刎颈而死，顿时，鲜血喷射而出，像飓风横扫庄稼和树林一样，他们几乎差不多同时倒地，成片的横七竖八的尸体在地上抽搐着、扭动着，空气中充塞着浓重的血腥味。

阖闾、夫差、伍子胥都惊呆了，伯嚭和公孙雄既惊且骇，情不自禁牵住手中的缰绳驱马后退。倒是阖闾很快镇静了下来，但当他的目光触及到那一地的血淋淋的短剑时，他心里一阵颤抖，他看到这些人用的竟是鱼肠剑，一瞬间，他的眼前出现了十九年前专诸刺僚的一幕，当时身穿厚重盔甲的姬僚也是这么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的。

吴国的许多将士面对这悲壮的噩梦般的场景，仿佛得了寒疾，牙齿和四肢颤栗不停，一时还不过神来。就在这时，原紧贴这批引颈自杀者后面的越国军队向两侧闪去，几千弩兵开弓搭箭，向吴国阵营射去。飞矢雨点般地击中不少吴军，勇猛无比的吴国军队，竟然向四处溃退，吴军阵脚顿时大乱。伍子胥见势不妙，大喊：“快保护大王！”已从阖闾战车旁退下来的公孙雄连忙冲过去，但来不及了，溃退的吴军已不听指挥，像决堤的洪水，裹挟着夫差、伍子胥、公孙雄等进退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王的战车身陷重围。

阖闾用他的佩剑左劈右斩，身手十分矫捷。车上的两个甲士也挥刀搏击，击退了靠近他们的越兵。驭手连忙驱马掉转头，果断地撤退，驱车狂奔。越国大将灵姑浮见状冲杀过来，策马猛追阖闾，伍子胥和伯嚭杀开一条血路，来到阖闾车旁护驾。灵姑浮眼看阖闾就要脱逃，便从腰间的剑鞘内掏出一把淬毒的鱼肠剑，挥臂猛掷过去。阖闾见一道银光从空中向他飞来，灵活地闪身一避，鱼肠剑不偏



不倚地击中了他的脚趾头。

夫差、公孙雄率兵奋力拼搏，止住了军队的溃退之势，重新聚集起部队，和越军进行激烈的交战。吴军毕竟训练有素，越战越勇，越军顶不住了，往后退去。因不放心吴王，他们无心恋战，回师赶上阖闾的战车。他们撤退到一个离携李七里之遥的叫胥的地方。阖闾的伤发作了，神色十分痛苦。伍子胥选了一间空宅，由禁军搀扶着吴王进屋休息。伍子胥检视了阖闾的脚伤，大为吃惊，整只脚和小腿已严重肿胀，色呈青紫，这显然是中毒的症状。伍子胥取过那把鱼肠剑端详一番，喊了起来：“不好，此剑有毒！”

阖闾早有预感，他心里明白，单单是脚趾受伤，不可能这样彻骨钻心地疼痛。他也明白，这是剧毒，毒性非常厉害，非药石能够救治。他镇定地看着大惊失色的太子夫差，让他坐下来，自己也坐直了身子。这个姿态，表示他有重要的话要说。

“夫差，父王中了毒剑，我无药可救了。”阖闾平静地说，“没想到我给阴险的勾践算计了，这是我轻敌所造成的，我不该和勾践小儿去单挑，也许我不该亲征，晚了，一切都晚了……”

“大王，大王，你不会不治的，你绝不会离开我们的！”伯嚭喊着，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伍相国，父王真的中毒了吗？有什么办法解毒吗？”夫差急急地问伍子胥。

“只有一个办法，说不定有救。不过，也只能试试，盼大王命大，会逃过这一劫的。”伍子胥吞吞吐吐地说。

伍子胥说的办法，就是将腿截掉。但在这荒郊野地，既没有器械，也没有医术高明的医师。当然可以用利剑或钺斧来替代，可谁来动这个手呢？谁又能下得了这个手呢？且并没有多大的把握，如大事不济，让大王白受痛苦还不算，还极有可能受到误解，怎么解释都说不清楚的。阖闾猜到了伍子胥的想法和疑虑，他摇摇头说：“我知道相国说的是什么办法，可来不及了，没有用了，而且，我不愿缺胳膊少腿地去见列祖列宗，那样子多难看啊！”

“父王，没有了你，吴国怎么办呢？”夫差伤心地说。

“不要说这种没出息的话，人总是要去的，没有了我，还有你嘛，还有相国，还有伯嚭大夫。记住，继位以后，你要做一个明君，做一个有大作为的国君，要靠众臣和黎民百姓助你、拥护你才行。”阖闾牵着伍子胥的手，含着眼泪说，“伍卿，寡人把夫差把吴国托付给你了，越国之仇要报，但万万不可轻敌，勾践、范蠡不是等闲之辈。”说着，解下自己的佩剑，递给伍子胥说，“寡人拥有不少宝剑，但最喜欢的就是这把伍卿十九年前相赠的七星宝剑，欧剑子重新为它开了锋，上

刻阖闾两字，七星剑从此就成了阖闾剑。现在寡人回赠给伍胥，用它监国，若夫差无道，可持此剑处之。”

“是，臣遵命！”伍子胥双手颤颤巍巍地接过阖闾剑。

“夫差，你可要知道，你若误国，伍相国可出示此剑处置你，杀你的头都可以！”阖闾对夫差说。

“父亲，孩儿知道了……”夫差泣不成声。

“伍胥，无论如何要把孙武劝回来，吴国可少我阖闾，不能少大将军啊！”

阖闾说完，紧咬着牙，紧闭着眼，额上冷汗直冒，脸色苍白如绢，但他一声不吭，顽强地克制着，忍受着酷刑般的伤痛的煎熬。

当晚，阖闾在回国的王车上因伤重不治身亡。在最后的时候，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他最后一句话是问夫差：“你会忘记勾践杀死父亲的仇怨吗？”

夫差抹着眼泪回答：“誓不敢忘！”

阖闾神态安详地慢慢合上了眼睛，伍子胥摸了下大王的胸口，凉到他的心底。

“大王去了！”伍子胥一字一句地说。王车里每个人都肝胆欲碎。

在几万军队的前呼后拥下，载着阖闾遗体的王车风驰电掣般地飞奔在吴国大地上，伍子胥、夫差、伯嚭守护着静静躺着的阖闾，他们神色黯然，眼睛已哭得发肿。伍子胥微闭着眼，梳理着纷乱的思绪。夫差一言不发，时不时拭着眼泪，失神的眼睛显得茫然无助。伯嚭面有哀戚之色，但眼睛在不停地眨巴着，显然是在打什么主意。

在一队骑卒和上百辆战车的引导下，载着阖闾的王车从吴都外城的正门缓缓进城。吴都有二城，分别为外城和内城，内城亦称为子城。内城又分东城、西城，还另有一个瓮城。外城正方形，周长四十七里，有护城河环绕，城墙宽达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辟有陆地城门八个，两个城楼，八门以象征天宇的八面来风，水城门亦八个，象征土地的四通八达。内城周长十二里，同样筑有城墙，城墙厚二丈七尺，比外城墙还要厚实，高四丈七尺，与外城墙相同，并辟三个城门，都建有城楼。这三个城门之外，还建有两个水门，有水渠沟通护城河，其中一个水门建有城楼。内城还另辟一扇侧门，用以运送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俗称柴路。内城北面、西面、南面均开门，唯朝向东面的门不开，这个朝向对着越国，闭门是表示绝越，也就是和越国势不两立。

王宫建在内城。宫阙建在东城，王室和重臣的府邸建在西城。宫城是吴大都的中心，也可说是吴国的中心。在内城里建有一系列的宫室，主殿高大巍峨，拾九级石阶而上，通往由石栏相围石板铺成的平台，平台后面便是大殿。大殿为重



檐四坡顶，铺有金光闪闪的铜瓦，屋顶有鸱吻、朱雀、卧龙等装饰，气势非凡。大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这是王宫的大政殿，国主上朝和大臣议政的地方，也是举行祭祀、喜庆等重要活动的所在。大政殿两侧建有同样是四坡顶、面阔五间的配殿；两侧城墙转角处各有一望楼。大殿左侧为先贤祠，即祖庙。此后还有后寝殿、西苑、社稷台即点将台等建筑。

吴国的都城原在梅里^①。在二十年前，楚平王听信少傅费无忌谗言，将原许配给太子建当太子妃的秦国公主夺过来当继后，伍子胥父亲伍奢坚决反对。他是太子建的老师，也就是太子太傅，他说，天下都知道秦国公主嫁与太子建的，大王岂能见其貌美便夺为己有？这会招来各国非议，也是违反礼制的，臣请大王三思。楚平王听了深感不快，说：“我才不理睬别人的浮言，也无所谓礼制不礼制，我娶定秦国公主了。再说，我已让太子另娶齐国公主了。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少管闲事，奉好你的职就是了。”伍奢说了很难听的话：“大王帷薄不修，是在自污。”楚平王一气之下，把伍奢赶出宫去。费无忌是太子的第二位老师，伍奢的助手，他是个嫉贤妒能的人，不甘心居伍奢之后，便乘机攻击伍奢有“谋反”之心，楚平王便将伍奢囚禁起来，后来干脆把伍奢和伍子胥的兄长伍尚杀掉。斩草除根，一不做二不休，平王还要杀伍子胥。伍子胥得到风声，只身出逃到吴国，和阖闾相识，交往密切，共谋大业。伍子胥起用太湖渔夫专诸，用鱼肠剑刺杀当时的吴王僚。阖闾夺回王位，拜伍子胥为相，问伍子胥治国方略，伍子胥回答一句话：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廩、治兵库。其中“立城郭”推为第一位，阖闾深解其意，将都城从四野平旷、不宜屯兵的梅里迁移到太湖边夫椒山畔，于是，就有了这座恢宏的规模很大，军事位置十分优越，依凭太湖天堑易守难攻，扼制着通往楚国、越国通道咽喉的吴大都。

此时，从外城到内城，已闻知噩耗的各级文武官员和贵族、士子、平民都身穿素服跪伏在街道旁、宫室前、演兵场上，店铺均已关闭，茶馆、食肆、酒楼、乐坊暂停营业，整个吴国都城气氛萧索压抑，虽是暑热天，但让人感到一阵阵浓浓的寒意。王车从外城到内城，停在大政殿前，钮宣义带了十多个黑衣禁军抬了一副锦缎铺就的担架等候在那里，黑衣禁军从车上将覆盖着一面“吴”字大旗的阖闾遗体移到担架上，由夫差、伍子胥、伯嚭、钮宣义执抬，慢步登上台阶，进入大政殿。大政殿下了雪般地一片白色，锦缎的帷幔已换成白麻布，朱漆描金柱子和彩绘的木梁都蒙上了白布，朱门、朱窗等都挂上了白帘。大殿正中，端放着一口巨大的三重

^① 梅里，即现在的梅村，隶属于无锡市新区。

棺的棺槨，每重棺槨上都彩绘着精致的盘龙祥云、蝙蝠蟠螭、日月星宿以及伏羲和女娲交尾的图案，美轮美奂，繁复堂皇至极。棺罩也有三层，一层素锦的棺罩叫做褚，一层竹编的叫做池，还有一层黄绢的叫做帷荒，三层加在一起叫做“柳”，阖间的棺槨三层棺三层罩都齐备了，这是一国诸侯最高等级的梓宫了。

在棺槨旁边的地上铺了三层席子，旁边放着六个冰簋，散发着一缕缕冷气，这是用来暂厝尸身的，以便对阖间正式擦身、换衣、化妆、装饰，入殓后再置放大量随葬品，供大王到另一个世界享用。

大政殿大而高，通风少光，因而，即便是大热天，也要比其他屋子凉爽得多，今天触目皆是白色，更让人感到阴气沉沉的。当夫差等四人抬着担辇步入大殿时，本来已汗出如浆，热不可耐，但来到大政殿，顿时暑气全消，这里比外面毒辣辣的阳光下凉快多了，尤其置身于冰簋边，寒气逼人，使他们忍不住打了个激灵，精神为之一振。他们将阖间轻轻放在草席上。

被离披麻戴孝地走来，一看到他们，便呜咽起来，说：“殿下，晴天霹雳啊，国之大殇啊！”

“被离大夫，该称殿下为大王了，夫差在先王驾崩之时起，按国家礼制，已承袭王位，为吴国新主了，这也是先王遗愿，亦是吴国大臣和百姓众望所归。”伍子胥庄重地说，“大王，国不能一日无君，从现在起，你就当之无愧地执掌国杖了，登基大典容后补办。”

被离赶忙伏身叩拜说：“臣被离拜见大王，先王驾崩，吴国之大不幸啊，太子登位，吴国之大幸啊！”

伯嚭见伍子胥以顾命大臣的口气，不和自己作任何商量，甚至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在先王的灵柩旁，突然对被离宣布夫差登位，明显是冷落自己。他很不满地瞥了伍子胥一眼，赶忙整一整衣襟，伏地拜了下去，行起大礼，钮宣义和几个黑军禁军也紧跟着伏地下拜。伯嚭用他带有磁性的动听的声音唱歌般地说：“臣谒见大王！”

夫差以国君会见大臣的礼节还了礼，略有些不自在地说：“免礼，免礼，大丧之期，都不必拘礼了，都起身吧，各位为吴国辛苦了，寡人感谢之至。”

大家起身，站起来回到原来的位置。被离弯腰对夫差说：“大王，请稍作洗漱，换上孝服吧，臣已预备好了。”

“被离，你很会办事，想得也很周全，听父王说，杀姬僚那天，你还是个普通内官，但你连君王的礼服‘端委’都准备好了，真的是这样吗？”夫差扫了一下素白如雪的大殿说，“这些都是你料理的？”

“那是姬僚的礼服，他一向奢华，做了好多套，先王登位，服饰一时不及，便



从姬僚新服中选了一套给先王，并非臣为先王预制。至于这里，钮将军将噩耗告诉臣后，我就着手操办治丧的事，这是臣的应尽之职。”被离不慌不忙地回答。

“你不会替我准备了‘端委’了吧？”夫差微笑着问。

“没有，臣以为先王壮硕如牛，万寿无疆，所以暂没有为太子殿下预备王服，请大王恕罪。”被离说，“先王生前节俭，臣几次要制几套新的‘端委’，可先王就是不允，他这些年穿的，都是姬僚留下来的那几套，一穿就是十九年了，连入殓的礼服都没有。不过，臣已让人连夜开始缝制了。”说到这里，被离的声音又哽咽了，他背过脸去，用袖管拭去脸上的泪水。

伍子胥听了，悲从中来，心痛如绞，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但举行国丧，葬殓先王的大事在等着办，不是哭的时候，他便克制住悲痛，对夫差说：“大王，听被离大夫的，先稍作漱洗，换上孝衣，再商议诸事，天气甚热，不宜久拖啊！”

夫差点点头，这么热的天，先王尸身确不能长久保留，刚才抬到大殿时，夫差看了下父王的脸色，已灰暗不堪，似乎隐隐透出异味，亟待入殓了。他扫了下大家，说：“好吧，一个时辰后，到先王内室聚会。”

正要站起散去的时候，传来一声带哭音的狂喊：“大王，大王，你怎么能撇下我呢？”旋即响起环珮之声，接着，一阵风似地卷进一条影子，扑倒在阖闾的尸身旁，抢天呼地地失声痛哭起来。她是蔡小娇，这么多年过去了，蔡小娇除略丰满些外，可说没有多大变化，甚至比刚嫁给阖闾时更仪态万方，更有一种成熟的女人味，肤色白里透红，发黑如漆，杏眼秋波荡漾，总是喜滋滋的一脸的甜笑，说话爽朗中不失嗲声嗲气。作为王后，她或许略欠端庄，但毕竟是蔡国宫廷中长大的公主，天然有种高贵的姿态，能做到母仪天下；作为女人，她是可人的，深得阖闾宠爱，也得到太子夫差和大臣的尊敬。

她是最后一个得知阖闾暴死战场的，开始，并没有人告诉她，她是看到被离神情异常，忙里忙外地在布置大政殿，许多人行色匆匆，表情有些怪异，她才起疑的。追问被离，被离才把实情告诉了她，这时，阖闾已躺在大政殿的席子上了。夫差见王后哭得死去活来，同情地看着她。这些年，她死心塌地地伺候父王，从不干预国事，也从不替父王牵惹什么麻烦，只是一心引得父王快活，让父王在日理万机之中，得到慰藉和温暖。为此，夫差一直很敬重她的贤惠，现在，她年轻的就守寡了，漫长的余生将在冷寂的后宫中度过。而且，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年，她从未为大王添丁，膝下无儿无女，孤苦伶仃的，这未免让人觉得怜惜。

夫差轻轻走到蔡小娇身边，好声说：“王后，请你节哀，大王是为国捐躯的，他是我们吴国的骄傲。”



蔡小娇站了起来，抹着满脸的泪水说：“我不觉得骄傲！吴国的骄傲，难道要靠大王的性命来换？太子，你不觉得代价太大了吗？你们都在这里，我问你们，征越之战不是小事，大王那么大了，你们为什么不动阻住他？你们口口声声拥戴大王，难道就是这么拥戴的吗？”

“我们都劝过大王，可大王执意要披甲上阵，我们实在是拗不过他。”伍子胥插话说。

“伍大夫，谁都知道大王最听你的话，我相信你劝过他，但你以死进谏了吗？还有伯嚭大夫，你说说了些什么，不用你招，我都清楚。太子夫差，我要问你。”蔡小娇以从未有过的寒光四射的眼神盯住夫差说，“你是大王的儿子，你尽孝了吗？踏着你父王的血迹加冕为王，你感到心安理得吗？”

这番话说得很严重了，平时温文尔雅、笑口常开的年轻王后会发出严厉的责问，这使得在场的所有的人感到意外，也感到尴尬。不能说蔡小娇完全是无理取闹，但这种时候她这种样子，是有点在撒泼了。

“王后说得是，大王亲征，我作为吴国相国，没有劝告住大王，我罪不可赦，我愿意受罚。”伍子胥认真地说。他是真心的，他已在返国的路途中反省过，自己对大王亲征劝得确实不够，很不着力。如坚决阻挠，晓以利害，绝无商量余地，阖闾还是有可能听的，那么，大王之死和他是有关的。一念及此，他感到心里异常不安。

伯嚭不吭声，他用凄然无比的表情来掩饰内心的恐慌，谁都知道，他是力挺大王亲自率领大军奔赴战场的，他的谄谀之言无疑使得阖闾增强了信心和决心，终于造成了永难弥补的遗憾。

“王后，不，太后，你不要闹了，回宫去吧！父王亲征，是他的决断，父王是一言九鼎的人，谁都无法改变他。这些事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要商议父王的后事。”夫差提高声音，平静地说，说完对几个随王后飞奔而来的宫女下令，“扶太后回宫休息，好好照看，如有什么闪失，我拿你们是问。”

宫女不敢迟滞，硬是把怨气冲天和悲痛欲绝的蔡小娇架走了。夫差看着她丰腴的背影，把一只手搁在伍子胥的肩膀上，重重地按了一下，低声说：“大家都是明白人，别自责，没有人会陷你于不义。”说完，看了眼诚惶诚恐的伯嚭，便扬长而去。伍子胥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伯嚭的嘴角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笑容，一颗悬起的心放了下来。

一个时辰后，夫差、伍子胥、伯嚭、被离四人聚集在阖闾的内室。这里处处留着阖闾的遗物和踪迹，可没有几天，就物是人非了。伍子胥环顾着室内的一切，



睹物伤情，一阵剧痛又涌了上来。从梅里到迁都后的吴都，伍子胥和孙武是王宫内室的常客，他们无数次在内室里和阖闾纵论天下大势，商谈治国治军方略，撼天动地的伐楚就是在这里议定的。

夫差、伍子胥、伯嚭三人已换上了孝服，加上最先穿孝服的被离，四人的这种装束除了那年王后被御医武锦清毒死后，是从来没有过的。麻布服比甲冑要轻薄得多，大家坐着，喝着被离送上的冰镇的茶水和一大盘鲜果，其中有齐国产的苹果和梨子，有来自晋国的猕猴桃和栗子，还有越国的枇杷和柑橘。

夫差取过一颗橙黄色的枇杷，剥了皮吞吃后说：“各位都是辅佐父王的重臣，吴国的基业有今天，诸位爱卿功不可没。父王饮血携李，为国捐躯，寡人得以继位，请各位爱卿像扶助先王那样扶助寡人，一报勾践弑我父王之深仇大恨，二完成先王会合诸侯一统天下之遗愿。当然，这是以后的事，当务之急，是办理入殓安葬先王的后事。寡人任命伍相国为国丧治丧官，伯嚭、被离两位大夫协助，寡人要以最高的礼仪安葬父王，伍相国，你看如何是好？寡人听你的安置。”仅仅一个时辰，夫差已“寡人，寡人”地说得颇为熟练了。

“臣追随先王二十年，先王对臣的恩情如山，一言难尽。先王为兴吴出生入死，茹苦含辛，披肝沥胆，功高盖世，勾践杀王之仇，非报不可，这当然要从长计议。从此以后，伍子胥要铭记先王遗诏，扶助大王将踏平越国，活捉勾践逆贼，报仇雪恨为立命之本。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把先王寝宫安顿好，以最高礼议厚葬先王，这是所有吴国人的心愿。”伍子胥说，“事出仓卒，天气炎热，既要尽快也不能草率。先办两件事，第一，对先王已修得差不多的陵寝令上万役工继续以最快速度修筑竣工，此事由伯嚭大夫监制；第二，今日即将先王入殓盖棺，并择日安葬，随葬品要精而齐，礼、食、乐、兵等各器一件都不能少，吴国宝库中珍藏的珍品中要挑最上等的陪侍先王，木偶、鹿鹤和车马也要跟着先王去。先王生平简朴，到了另一个世界，该好好享用了，这些由被离大夫监制，挑负责任的内官做具体的事，伯嚭在凶肆待过，懂得凶礼，你多出出主意。”

伯嚭的父亲伯利洲冒犯了楚王，被楚王杀掉了，伯嚭逃到了吴国，在梅里西市的凶肆里唱挽歌，后被伍子胥推荐给阖闾。阖闾登位后，伯嚭入朝为官，且官运亨通，升迁到大夫及副相的高位，享尽荣华富贵，对于他在凶肆出卖涕泪的营生讳莫如深，不愿提起。现在听伍子胥揭他的老底，很不高兴地说：“那里的凶礼都是适于庶人的，至多是有爵位的公卿，岂能和一国之君的葬礼相提并论？伍大夫，你糊涂了！”

“你对君王之礼也是很熟悉的，越国国主允常去世后，你不是派谍人探视了他